

聊齋故事

(四)



06245

H. 886 = 2.4

聊斋故事

(四)

蒲松龄原著

黄云林易小妮选译
许君远李椒父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目 录

湘裙.....	黄 云(1)
水莽草.....	黄 云(10)
二商.....	林 易(16)
鸟语.....	林 易(22)
医术.....	林 易(25)
申氏.....	林 易(28)
王成.....	许君远(33)
司文郎.....	许君远(41)
王子安.....	许君远(51)
叶生.....	许君远(54)
向杲.....	许君远(59)
冤狱.....	李椒父 小 妮 (63)
于中丞.....	李椒父 小 妮 (67)
折狱.....	李椒父 小 妮 (72)
诗谶.....	李椒父 小 妮 (79)

鲁公女.....	黄 云(84)
聂小倩.....	黄 云(91)
鸦头.....	黄 云(100)
花姑子.....	黄 云(108)
道士.....	林 易(117)
伍秋月.....	林 易(121)
考弊司.....	林 易(127)
细侯.....	林 易(131)
牛痘.....	林 易(136)
酒狂.....	林 易(140)
苗生.....	许君远(147)
褚生.....	许君远(152)
书痴.....	许君远(159)
放蝶.....	林 易(164)
新郑狱.....	李 椒父 小 妮 (166)
僧术.....	许君远(169)

湘 裙

晏仲，陕西延安人，和哥哥晏伯住在一起，十分友爱。晏伯三十岁就死了，没有儿子，不久他的妻子也死了。晏仲十分悲痛，常想自己能生两个儿子，以一个儿子作为哥哥的后代。

晏仲刚生了一个儿子，他的妻子又死了。他怕再娶的妻子不爱他的儿子，所以只想讨一个妾。邻村有出卖丫头的，他过去一看，并不称意，因此心中很烦闷。正好在路上，他碰到了一个朋友。朋友留他吃酒，他吃得酩酊大醉才回家。

路上，晏仲又碰到了老同学梁生，互相握手，十分亲昵。其实，梁生已经死了，晏仲因喝醉了，忘记梁生已死。梁生邀晏仲到他家里去，他便跟着去了。到他家，见房子已不是从前的模样，心里有些怀疑，便问他。他回答说：“新近才搬到这里。”梁生到里面去拿酒，哪知酒已经吃光了，便教晏仲等一会儿，拿了酒瓶到外面去买。

晏仲站在门外等候梁生，见有一个女人骑着驴子过去，后面跟着一个孩子，大约八九岁光景，面貌神色，很象他的哥哥。晏仲心里被打动了，连忙跟了上去，问那孩子姓什

么，那孩子说是姓晏。晏仲格外奇怪，又问道：“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孩子笑一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说到这里，已经到了女人的家门口。女人跳下驴子进去。晏仲握住孩子的手说：“你的父亲在家吗？”孩子点点头，便进去了。

过了一会，一个老妇从里面出来，望了一望，果真是他的嫂嫂。她诧异说：“叔叔怎么来的？”晏仲大为悲伤，随即跟她进去，看见房子倒还整齐，便问道：“哥哥在哪里？”嫂嫂说：“出去讨债，还没有回来。”晏仲又问：“骑驴子的是谁？”嫂嫂说：“她是你哥哥的姨太太甘氏，生了两个儿子了。大的叫阿大，到市上去还未回来。你所看见的是阿小。”

过了一会，晏仲的酒已经醒来，方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都是鬼。因为兄弟情义很重，所以也不怕惧。嫂嫂替他烫酒备菜。晏仲急想见一见哥哥，叫阿小去找。阿小找了好久，哭着回来，说道：“李家欠债不还，反和爹爹吵闹。”晏仲听了，和阿小一同出去，看见有两个人正把晏伯按在地上打。晏仲大怒，提起拳头奔过去把两人打倒，救起哥哥。那两个人要逃跑，晏仲追了上去，捉住了一个，打了他好几拳，才握着哥哥的手，顿脚大哭。哥哥也流了不少眼泪。

大家回到家里，全家的人都来慰问，又预备酒菜，兄弟俩互相庆贺。没有多久，有一少年跑了进来，年纪约十六七岁。晏伯喊声“阿大”，叫他拜见叔叔。晏仲挽着他的手，流泪对哥哥说：“大哥在地下虽有两个儿子，但坟墓却没有人祭扫。兄弟既少儿子，又丧了妻，不知怎样才好？”晏伯也很难过。嫂嫂却对晏伯说：“叫阿小跟叔叔去就是了。”阿小听了，便依在晏仲臂下，恋恋不去。晏仲摸摸他的头发，格外



湘
霽

心酸，问道：“你喜欢跟我去吗？”阿小回答说：“我喜欢去的。”晏仲想鬼虽不是人，但总比没有好，也就高兴起来了。晏伯说：“跟去后，不要娇惯他，应该给他吃有血肉的东西，每天叫他在太阳底下晒着，一直晒到过了中午才息。这样，六七岁的小孩，过了春天到夏天，便会生出骨肉，将来还可以娶妻养孩子，只是不会长寿。”

他们正在这么说时，门外有一个少女在偷听，情态十分温柔。晏仲怀疑是哥哥的女儿，随即问他。他说：“她叫湘裙，是我的姨妹，从小没有爹娘，寄养在我这里已经十年了。”晏仲问她已否出嫁？晏伯说：“还未嫁人。最近有个媒人，想把她说给东村一家种田的。”那时少女在窗外自语说：“我不嫁给种田看牛的孩子。”晏仲倒有些动心，但未便对哥哥说出来。

后来晏伯起身，在书房里铺了一张床，叫晏仲就在那里过夜。晏仲本来不想留宿，但心里想着湘裙，准备探探哥哥的口气，便辞别哥哥去睡了。那时正是初春，气候还冷，书室里没有火炉，冷得汗毛都竖起来。他对着灯火冷冷地坐着，想拿点酒来喝喝。过了不久，果然阿小推门进来，拿了一碟菜，一壶酒，放在桌子上。

晏仲高兴极了，问这些是谁叫他送来的？阿小回答说是“湘姨”。酒快喝完时，阿小又拿一只火盆，上面覆一层灰，放在床下。晏仲问他说：“你的爹妈已经睡了吗？”阿小说：“已经睡了好久了。”又问他：“你睡在什么地方？”他说：“跟湘姨睡在一起。”阿小等晏仲睡了，方才关上门出去。

晏仲想着湘裙既聪明，又这样体贴入微，心里格外爱慕

她。又因为她能抚养阿小，想娶她的心格外坚决了，在床头翻来覆去，一夜没有睡着。一早起身，他对哥哥说“我现在单身没有配偶，相烦大哥替我留意。”晏伯说：“我家并非十分贫穷，找一配偶，不怕找不到。但地下即使有好女子，恐怕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”晏仲说：“从前的人也有所谓鬼妻，这有什么不好！”晏伯似乎明白他的意思，便说：“湘裙固然也好，不过要用大针刺她左手按脉的地方，如血出不止，方才可以做活人的妻子。哪里可以随随便便呢！”晏仲说：“娶了湘裙对照顾阿小也好些。”晏伯还是摇摇头。晏仲仍旧恳求不止，嫂嫂说：“不妨将湘裙捉来，强刺一针试试看。如果不成功，那也只好算了。”

于是嫂子拿了一枚大针，走出门外，碰到湘裙，连忙捉住她的手腕。哪知她的手上已有血迹，而且还是湿的。原来湘裙听到晏伯的话，自己早已试验过了。嫂子放开她的手，笑了一笑，回来告诉晏伯说：“她看中叔叔已经好久了，你还要代他们担心些什么！”

湘裙的姊姊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发脾气，走近湘裙，指着她的眼睛骂道：“骚丫头，一点也不怕难为情！你想跟叔叔逃走吗？我一定不能使你如愿！”湘裙又羞又气，哭着想要寻死。一家的人都吵闹起来。晏仲十分不好意思，只好分别兄嫂，带着阿小走了。晏伯说：“你姑且回去吧！阿小不要使他再来，恐怕减损了他的生气。”晏仲答应了。

晏仲回家以后，虚报阿小的年龄，伪托他是哥哥从前所卖丫头的遗腹子。大家看阿小面貌很象晏伯，也相信是晏伯的儿子。晏仲教他读书，老教他拿了一本书，在太阳底下

去读。刚开始时，他觉得很苦，后来也就惯了。虽然在六月里晒得桌子发烫，但是阿小仍旧在太阳下边玩边读，一点没有怨恨。

阿小很聪明，每天读半本书，夜里跟叔叔睡在一起，常常能够把书背得出来，因此晏仲也很安慰。晏仲因为还念着湘裙，所以不再想娶别的女人。

有一天，有两个媒人来为阿小说亲。晏仲想起自家没有女人管理家务，心里很烦躁。忽然他哥哥的姨太太甘氏从外面进来，说道：“阿叔不要见怪，我送湘裙来了。因为这丫头不晓得羞耻，所以 I 有意挫辱她。阿叔这样一表人才都不嫁，还要嫁什么人呢！”晏仲看见湘裙立在她后面，心里十分欢喜，便请甘氏坐下，并说有客人在客堂里，走了出去。

过了一会，晏仲又进来，甘氏已经走了。湘裙卸去首饰，走到厨下烧饭煮菜去了。不久，菜肴摆满桌上，烹调得都很有滋味。客人走后，晏仲回到里面，看见湘裙又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坐在屋里，便同她拜堂成婚。

到了晚上，湘裙仍想和阿小同睡。晏仲说：“我要用阳气温暖他，他不可与我分离的。”叫湘裙睡在别一房间去。不过每天晚上，晏仲总和她吃几杯酒，过去作一次欢会。

湘裙抚养前妻的儿子象自己生的一样，晏仲益发敬重她。有一天晚上，夫妻正在欢叙，晏仲打趣地问她：“阴世也有美人吗？”湘裙想了好久，答道：“没有见过。不过邻居有个姑娘叫葳灵仙^①的，大家都说她美，我看相貌也象普通

① 葳 音威，一种多须的草。葳灵仙，这里是作女妖名。

人，只是她善于打扮罢了。她和我来往最久，心里总怪她太淫荡了。你如想见她一面，可以立刻叫她来。不过这一种人，你不要去招惹她。”

晏仲急想见一见那个美人。湘裙拿起笔来，好象要写信了，可是又放下笔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晏仲再三叫她写，她才说：“你千万不要被她迷住了！”晏仲也答应了。她便拿纸画了几笔，好象符咒一样，在门外用火化掉。不久，只见门帘微动，帘钩作响，有吃吃的笑声。湘裙连忙出去，引来了一个女人。那女人流着高高的髻，前面翘起，相貌几乎象画的一样。

湘裙扶她坐在床上，请她饮酒，互相谈谈分别以后的情况。她刚见晏仲的时候，还用粉红的袖子遮着嘴巴，不敢随便谈笑；等到几杯酒饮过以后，她便放浪起来，变得毫无顾忌了；慢慢儿竟伸出一只脚来，压在晏仲衣上。晏仲心迷意乱，不晓得自己魂儿到哪里去了，眼前只是碍着湘裙，湘裙又故意防范着，一些工夫也不离开他们身边。

一会儿，葳灵仙突然站起身来，揭起门帘跑了出去。湘裙和晏仲都紧跟了出去。可是，葳灵仙拉着晏仲，走进另一房间去。湘裙恨极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愤愤地回自己房间，听他们为所欲为了。

后来晏仲回来了，湘裙指责他说：“你不肯听我的话，恐怕后来要推也推不脱啦！”晏仲还以为是她妒忌，心里很不快活，也就不理会湘裙，跑开了。

第二夜，葳灵仙不招自来。湘裙很讨厌她，不理睬她，她竟和晏仲手拉手走了。这样好几夜，湘裙见她到来便恶

声谩骂。她也不以为意，仍然不断地来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晏仲生病了，卧床不能起来，这才很后悔，喊湘裙和他同睡，以避免葳灵仙再来纠缠。但是，尽管日夜防备，只要稍有疏忽，晏仲又被她拉去了。湘裙拿着手杖赶她走，她竟和湘裙对敌。湘裙本很懦弱，手脚反都被她打伤。晏仲因此病体越来越重。湘裙哭道：“我怎样去见我姊姊的面呢？”又过了几天，晏仲忽然昏迷，终于死了。

晏仲在刚死的时候，曾看见两个皂隶拿了公文进来，他就不知不觉地跟他们去了。半路上，他担心身边没有带盘费，请求皂隶顺便到他哥哥住的地方去。哥哥一见他来，惊骇失色，问道：“你近来干些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只是被鬼缠住了。”就把实情告诉了哥哥。哥哥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哥哥拿出白银一包给皂隶说：“你们拿着吧！我的弟弟按罪不应就死，请放他回去。我叫小儿跟你们去，谅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又叫阿大陪皂隶饮酒，自己回身到家，将情形告知家人，叫甘氏到隔壁去喊葳灵仙过来。

一会儿，葳灵仙来了。她看见晏仲，就想逃走。晏伯揪住她的头发，骂她道：“骚丫头，你活着是荡妇，死了又变做贱鬼，早给大家瞧不起了。现在又想害我兄弟吗！”立刻打了她一个巴掌，打得她头发散乱，容貌顿时减色。等了一会，一个老太婆进来，伏在地上哀求。晏伯又骂老太婆放纵她的女儿，到处去做坏事。骂了好久，才叫她和女儿一同回去。

接着，晏伯送兄弟出门。仅一刹那工夫，晏仲已经来到自己卧室，好象从梦里醒来一样，方才晓得刚才已经死过去

了。晏伯责备湘裙说：“我和你姊姊，都以为你很贤慧能干，所以叫你配给我的兄弟，现在你反要我兄弟早死吗？倘使我与你没有亲属的关系，我一定要重重打你一顿。”湘裙既惭愧又怕惧，流着眼泪，对着晏伯叩头谢罪。晏伯看看阿小，倒很喜欢说：“孩儿居然象活人了。”湘裙想出去做饭，晏伯推辞说：“兄弟的事还未办妥，我没有工夫待在这里。”阿小年已十三，见了父亲，不免恋恋不舍，看父亲出去，他就流着眼泪要一道去。晏伯说：“你跟叔叔最好，我将来会再来的。”说完，就不见了。从此晏伯和晏仲也不再来往通消息。

后来阿小娶了女人，生一个儿子。他也到三十岁而死。晏仲抚养阿小的儿子，象阿小活着的时候一样。等到晏仲八十岁，阿小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，方才分了家。湘裙没有生育。有一天，她对晏仲说：“我先到地下去把狐狸精赶跑好吗？”随即打扮一下，卧到床上而死。晏仲也不悲痛，过了半年，他也死了。

水 莽 草

水莽是一种毒草，蔓生象葛，花紫色象扁豆，一不小心吃了，立刻死去，就变为水莽鬼。据传说，这种鬼不能超度，一定要找到再有被毒死的鬼来代它，方才可以超生。因此湖南桃花江一带，那种鬼特别多。

湖南人以同一年生的称为同年，往来拜访，喊做庚兄、庚弟，子侄辈就喊他们叫庚伯。那里的风俗习惯一向是这样的。

那地方有个祝生，去拜访他同年某甲，走到半路，嘴里干渴，想喝茶水。忽然看见路旁有个老妈，搭着凉棚，正在施茶，他就跑了过去。老妈迎他到棚里坐下，捧茶给他，十分殷勤。祝生把茶嗅了一嗅，觉得有些特别气味，不象是茶，放下不喝，起身就走。老妈急忙拦住他，便向里面喊道：“三娘，你拿一杯好茶来！”

过了一会，有一个少女捧着茶，从棚后出来，年纪约十四五，容貌十分艳丽，指上的戒子，臂上的镯子，光亮得可以照见人影。祝生接过这杯茶，立即被她吸引住了，嗅一嗅茶，真是香得无可比拟，喝完了一杯还想再喝。他看看老妈已经出去，便想调戏那少女，拉住她的纤纤玉手，从她指上

脱下一枚戒指。少女的脸儿立刻绯红，却对他微微地笑着。他格外着迷了，便问她住在哪里，怎么走的？那少女说：“你晚上来好了，我还在这里。”祝生就向她讨一撮茶叶，并藏起戒指走了。

祝生走到同年家里，觉得恶心，才怀疑是喝了那杯茶的缘故，便将那喝茶的情形告诉了同年。同年吃惊道：“完了！这是水莽鬼，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死的。这是没有救药的，可怎么办呢！”

祝生大吃一惊，拿出茶叶来仔细一看，果然是水莽草。又拿出戒指，并述说那少女的情状。同年推测道：“这一定是寇三娘。”祝生听他说得这样有名有姓，便问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同年说：“南村富家有姓寇的，他的女儿，一向以漂亮出名。几年以前，她不小心吃了水莽死了，现在必定是她在作怪。听人家说，碰到这种鬼怪时，如果知道那鬼怪的姓名，只要找到它生前穿的裤子，煮过服下，毛病就会治好的。”

同年连忙为他走到寇家，将实在情形告诉他们，再三向他们哀求。寇家见祝生能做自家女儿的替死鬼，代女而死，坚决不答应。同年气愤地回来，告诉了祝生。祝生切齿愤恨地说：“我死了，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超生！”

这时，祝生已经病得不能走了，同年便背他回家，但快到他家门口就死了。他的母亲见了，大声痛哭不止。他身后只有一子，刚刚周岁。他的妻子不愿守节，半年以后，便改嫁了。从此他母亲亲自哺育孤儿，辛苦不堪，日夜只是流泪。

水莽艸



有一天，祝生的母亲正抱着孤儿在室里啼哭，祝生忽然无声无息地来了。他的母亲大吃一惊，擦干眼泪问他。他回答说：“儿在地下听到母亲这样啼哭，心里很难过，所以特地跑来服侍你的。儿虽死了，但已有妻子；她就要来分担母亲一些劳苦，母亲不要再悲伤了。”

母亲问：“你媳妇是什么人？”他说：“寇氏坐听儿死，儿心很恨他们，死了一心要找三娘，但不知她的地方。最近碰到某庚伯，他方才告诉我。我到那边，三娘已经到任侍郎家去投胎，我赶去把她强捉过来。现在做了儿的媳妇，彼此还合得来，总算没有什么苦恼。”

过了一会，门外有一女子进来，打扮得十分华丽，一见祝母，跪下就拜。祝生说：“她就是寇三娘。”她虽然是鬼，祝母看了，心里倒也安慰不少。祝生叫三娘干活，三娘虽然不大习惯，但她那种百依百顺的样子，实在使人怜爱。从此他俩就住在祝生先前住的屋子里，留着不去了。

三娘请祝母去告诉她的家里，祝生的意思则不要母亲去，但祝母依顺了三娘的意思，终于去告诉了。

寇家老父母听到这个消息，都很惊奇，连忙雇车赶来，一看果然是三娘，相对着痛哭起来。最后还是做女儿的劝着，总算不哭了。

三娘的母亲见祝生家里实在贫穷，心里很替女儿发愁。三娘却说：“人已变鬼，还嫌什么穷呀！况且祝郎母子，对我情谊很好，我早已安下心了。”三娘的母亲因问那个茶婆是谁，她说：“她姓倪，自己怕不能迷惑路人，所以叫我帮助她。现在她已投生到城里某卖酒人的家里了。”她一面又对祝生